

每逢

147 出版

友誼



培昌木刻

貴

蘇聯的幽默
春雨貴如油

古今

世界才華其國影之在

中華民國卅貳年三月拾日出版

啓蘊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之章

角四價售册年 NO. 235 32, 5, 11, 期十二第卷三第

南京圖書館藏

美國計劃中之對日反擊據點

西北地區重福建省之基地化要蓋化同為吾人所不忽視之問題。

此次世界戰爭，是有史以來未曾有的大規模戰爭一事，現在已無庸再加說明了，由於各戰線所展開的奮死決戰來看，戰爭的面貌，已加速度的增大而毫無假借的熾烈了。今日，我國民唯有切實的銘記着「不戰必亡，不勝亦必亡」，堅持必勝之信念，忍受一切艱難，向完成戰爭目的途上，勇敢邁進。

目前，敵人美國，於各方面樹立反攻之謀策，並企圖着空襲日本，這是毫無疑問之事實。美國假借援蔣之名，而擬將中國大陸做成第一戰線，吾人對此，應有正確之認識。

前此美對重慶政府之援助，只是遙為吶喊，而最近確從本質上發生變化，自動與重慶協力，整備着攻日之態勢。在此，對美國如何噴使重慶，以及如何做成美國計劃中之基地化問題，加以考察，當非毫無意義之事。

友吾

假借援蔣之美名

由於日軍之鐵釘緬甸，唯一援蔣之緬甸公路，完全喪失後，曾一度企圖以中印公路代替，然以開發之不易，重慶政府及英美間，遂斷念於此，最近乃企圖於確立空中輸送路。

此窮途之一策，即係敵人所謂之「單軌轟炸」——由潛入於日本近海之航空母艦起飛的飛機，轟炸日本本土之後，再送往中國大陸上之重慶空軍基地，如逃遁成功，再使其用於中國大陸上。然此計劃，由於日本萬全之準備，已不可能，知此之敵人，遂又改變其計劃，為避免在空中之攻擊，採取向重慶輸送飛機之方法。其輸送之真正目的，係增強在中國之美國空軍，美國由此，使重慶政府，完全成為傀儡，以重慶空軍基地，為本國在華之空軍基地，窺伺空襲日本本土之機會，將中國大陸防衛本國之第一線。故美國之空中輸送，實含有重大之意義，其動向，誠有警戒之必要。最近在美之美國空軍，計有北阿美利加B二五，四發引擎轟炸機，君里提特B二四「空之要塞」，浩普B一七等優秀之轟炸機，加奇斯P四〇，四基特P三八，霍爾特埃恩德等戰鬥機。如是增強空軍之美國，對重慶只是藉口於援蔣，實則始終是企圖完成自己的戰略。

三個

其次，該觀察一下此美國飛機的輸送路。大體可以分成三條路。第一路，由新西蘭經澳洲，加爾

印度洋，正位於日本制海空權之下，其輸送自有相當之困難。嚴格言之，此路即不能利用。

第二路，由美本土到巴西之納塔耳橫斷大西洋，由非洲之黃金海岸經德黑蘭，得里，加爾各達到重慶。此路雖離遠，究能有如何之利用價值無疑問。據本年一月七日，羅斯福對美國第七十八議會，所提出之說明書中所述：「美國現正通過緬甸上空，輸送着最大限度之貨與物資。越過標高一萬七千英尺之高山，有時即在盲目飛行中，亦不斷輸送着。」由此亦可知此路輸送之困難，至其輸送量多寡，自亦不難想像。

第三路：即經由阿拉斯加的北方公路。以寧夏省北部之居延飛行場，為此北方連絡路線的中國之前線基地。

此阿拉斯加路，最近傳說有較大之利用價值。已脫離了試驗之領域。前年春訪問重慶之美大總統特使威爾基，於去年歸國時，即係利用此路，僅七日即歸還於華盛頓，故此路之存在，頗值注目。

在華之空軍

在華美空軍，最初由美國之印地安內特航空廠派員，一手經營，代向重慶輸送航空機，經理為威廉遜，去年七月改編，正式名為「在華美陸空軍」，脫去A.V.G.之義勇軍的假面具。美蔣兩空軍，由其素質，訓練，機種及感情問題等，迄今仍未實現一元的指揮統帥，兩者間之鴻溝，却愈行加深。然而隨着美國空軍之強化，確可看到高性能炸彈，轟炸機準機之使用等技術上的進步。且雖有日機之不斷的轟炸，然敵仍特命從事於補給，此者，實為吾人所不宜輕視，而必須與國協力，澈底促其殲滅者。

據最近之情報，美空軍於第一線上的五十架，第二線三十架，戰鬥機於第一線上的三十架，第二線六十架，其他戰鬥機練習機合計八十架，此外尚有輸送機及其他機六十架，合計有三百八十架。

在華美空軍之基地

以前，在緬甸路尚保其餘賸時，除由美國派遣美空軍將兵外，尚派遣數百名之技師至重慶，同時更輸入飛行場建設資材，據說有許多飛行基地，均在建築中。總之，敵人是努力於建築對日渡洋轟炸之前線基地，中間飛行場，後方基地。

飛行場。如美軍不與日軍直接對峙，則其目的在於佔領之。三寸半的飛機，其翼展一五〇〇乃至一八〇〇公尺，寬達一五〇公尺。很多的地方，其兵營，機庫，火藥庫，燃料廠等，均分散於森林中隱蔽之，以避轟炸。

中間飛行場：有蘭州，吉安，樂安，南城，（江西省）株州，衡陽，零陵，（湖南省）等，後方基地：有成都，重慶，叙州，自流井，萬縣，梁山，（四川省）桂林（廣西省）貴陽，威寧，（貴州省）蘭州（甘肅省）昆明，大畛，雲南（雲南省）西昌（西康省）等。各地多有修理及零件工場與地下格納庫等之近代設備。

由這些基地發動的敵空軍，現正由日本之無敵空軍，與以粉碎，然後敵空軍力與以過小評價，與過大評價是同樣的應該謹慎的。特別是對於航空機的特性，更不得輕視。我們不要忘記大阪東京等地，都在敵人大陸之瀾島圈內。例如：由福建省之建甌至福州的距離，是一，四五〇公里，到大阪是一，九五〇公里，到東京是二，三五〇公里，再由龍巖到福州是一，六七〇公里，到大阪是二，二〇〇公里，到東京是二，六〇〇公里。美製之君里得特機及波音機等之航程距離，均在五千里以上，連北阿美利加機也有四，二〇〇公里之航程距離。

敵人在謀劃空襲日本本土中，係擬以此大陸之突角地區福建省為立足地，而企圖將福建省全省做成一大要塞。次者，係吾人應與以不斷的注意的。前此所開之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已指定福建省為重要軍事地區。同案以十二億元之預算，由本年度起，着手於大工事。其中之建甌，龍巖，馬尾，三都澳，福州等五飛行場，於大東亞戰爭勃發前，即開始實施其開設計畫，龍巖飛行場之地下格納庫建設工事，於美空軍將校指導之下，亦有顯著之進展。

此外，基於該案，於馬尾，三都澳及沿岸，實行各砲台之補強工作，並於福州及各重要都市中，構築永久陣地，其主要目的，唯在防衛上述之飛行場，而補建之要塞化，其為美空軍司令官之對日空襲計劃的主要部分之一，由此亦自可明瞭。

阿拉斯加公路 北方阿拉斯加路之應注目一事，已如前述，然與南方補建之要塞化的同時所發場的西北地區之美國基地化工作，究有如何之重要性？於此，應再與以檢討。

不待言，美國是藉口撥款，將中國之西北地區，做成美空軍基地，而企圖將來由北方分撥對日攻勢之一部，以謀發掘全部阿拉斯加公路之利用價值。

之阿拉斯加公路，可以說完全是美政府本身民戰略之目的，而將中國西北地區利用為美空軍之基地。蘭州，迪化，猩猩峽，輪台，敦煌等已實際建設起來的地方，合計有十七處之多。這些飛行場，全都是以大壘機及長距離機之發着為目的所建設者，除有夜間飛行傳用之航空燈台等設備外，據說由美國之技術，更有西北航空路上特殊之空中條件所必備之通信連絡設備，氣象觀測所等的設備。

再就去年十二月所締結之美蘇經濟新協定來看，據傳聞，其內容：美國將撥款蘇聯之四分之一，供與重慶，由重慶以蘇，雲南，茶等代價供與蘇聯。吾人由此可察知，此者係美國擬利用蘇聯東北之飛行基地，同時藉以完成中國西北地區之航空基地的英蔣合作的表现，故美國之真正用意，仍不外以對日攻擊為目的。

此西北地區由美國之介入，較諸以前，更增加其特殊之複雜性。換言之，西北地區，自蘇聯侵略外蒙古以來，無論在政治上及經濟上，與蘇聯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新疆省，英國由西藏發展而來之勢力，彼蘇聯一掃之後，蘇聯確保了以新疆省為中心之中國西北地區。然隨着蘇聯之展開，蘇聯勢力之由東方後退，及喪失綏甸後之重慶企圖西北地區中央化利用此種勢力比重之變化，美國，如上述，却着着使其戰略的實行具體化，同時藉着物資供給，以美蘇經濟新協定，避免與蘇聯的正面衝突。美蔣蔣三者之努力角逐，均以本國利益為前提而展開，故虛偽協力之中，實孕育着許多風雲。

然無論如何，美國活用阿拉斯加公路，更進步的撥款，以及狂奔西北地區做成對日攻擊基地諸事，確係事實，這是與福建省要塞化同等重要而為吾人所不可忽視之問題。

本報暫增售價一角啟事

茲因本報成本激增，窮途無告，不克維持，自本月起暫增售價一角，每期改售四角。開期出刊期內，直接訂閱每二個月九期三元六角。尚祈
讀者諸君諒察是荷。原有直接訂戶，概不追加報價。

吾友報社發行部謹啟





世界大戰與國際公法

Paulo Carrasac 著
張 旭 生 譯

以往的戰爭中，關心國際法的人從來沒有像這次的人數這麼多。比如關於交換俘虜，關於紅十字會寄遞信件，還有像關於「中立國」和「非交戰國」兩個名詞的巧妙的分別——還有其他許多有關國際法的問題幾乎每天的新聞紙上都熱烈地討論着。

國際法和其他法律一樣，也是因時因地而改變的——先是事實上的改變，然後理論也隨着改變。本文所述並非抽象的說明國際法的法規，而是在這劇烈的戰爭中，述說今日之國際法實際上功能。

作者是一位青年的外交家，專攻國際法，在歐洲各大報章雜誌中常見其關於國際法之著作。

每當世界戰場上響起轟轟炮聲的時候，國際間往還的關係就比較困難了，甚而完全被隔絕了。於是乎一般人民常對國際法的存在發生懷疑，甚而嘲謔它，以為戰時各國爭相破壞，若企圖以明定的法律來規範國際間的關係，簡直是荒謬可笑的事。

然而，戰爭到底還不是與法律勢不兩立的，並且戰爭也並不是拒絕法律的。根據巴里瑞 (P. Barri) 等人之解釋說：國際法本身亦承認戰爭是國家為了保護其主權及實現其目的的一種可以採取的方法。依事實說來，其中包括着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並承認的關於戰爭行為的全部規條。舉幾個例子來說：比如宣戰自古相沿的習慣的規條，還有在海牙及日內瓦會議中所通過的不准使用毒氣，及對俘虜，受傷者的待遇，各國外交官員的交換等皆是。

國際法有一個與實際密切的完全系統，包含着它自己的規條，制度，司法之資格，和制裁等。現在一般否認國際法之存在或論理的人認

為國際法必須是有關於各國道德行為的規則，而更須具有排除國際間軍事衝突的目的。反過來說，國際法之目的並不是許多規條各國都必須按着去作，而却是調整各國間關係的一種規條，它可以證明某些行動是合法的；同樣，它可以糾正或制裁某些與規條相悖的行動。這些規條是由各國同意以後才產生的。

任何法律之系統為了保持其存在必須包含以下的幾種因素：它的行使者（例如在民法中的立法者——國家是——；它的受納者（例如在民法中的「個人」及「法人」）；它的對象，規條，以及對違抗者制裁之效力。這些因素國際法都具有着。

其行使者，同時也是受納者，就是各國的國家，其對象就是各國間的關係，其規條就是各國間所互相同意而訂立的條約，尤其是習俗；其制裁就是適度的經濟制裁，外交關係之斷絕，放逐外國之外交官及居民，軍事行動的制裁，最後即是戰爭的制裁。然而國際法與其他法律系統（如民

一個完全的系統

法，訴訟法，刑法，宗教法，商法等）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因為國際法的主體及受納者均為抽象的「國家」，而不是「個人」；第二，其法規為這些抽象的國家之同意而創制的，却不是像一個國家中的法律由高於受納者之機關所制定；最後，國際法之行使者就是具有行使他們公定的職權，保護他們，並使他們自己遵守的那些個國家。自從有了人類的獨立社區以來，國際法就在時常變動的形態中存在着，將來無論戰爭怎樣為害人類，國際法是必然繼續存在下去的。並且，第一次的國際法規其目的剛好就是為整飾國際間的風紀問題，不但規定平時和時期國際間的關係，即對戰時之國際關係亦有所規定。

以一個法律之制裁力及其效能來評定這法律系統之完全與否是不合理的。實在的，最高的法律，我們每一個人所奉行的行為的神聖法則並不是什麼成文的法規，也不是實質上的制裁。我們每一個人所以如此奉行着乃是因為我們都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或者可以說我們應該如此作。如果一個人觸犯了這種行為上的法則，一定要受到一種懲罰，這種懲罰的執行者就是他自己的良心，大都是屬於道德的性質，並未觸及到相伴而生的物質上的結果。因此國際法是一個司法系統，各國皆願遵守，而並不考慮觸犯國際法將招致何種結果的問題。因為他們確知道，他們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本身也同時是法律的行使者及受納者。

以往的政治家曾計劃組織成一個超乎國家的團體來作國家的審判官和立法者，那就是所謂「國際聯盟」。然而這却是一個絕大的錯誤。就是從純理想的觀點來看，國際聯盟之不合邏輯也是非常顯然的；因為「國際社會」中的「國家」是與「國家社會」中的「個人」不同的，它忽略了個人與國家在實質方面，道德方面，和法律方面

立法上的錯誤

的錯誤

的分別。一個國家不但是由個人所形成的，更包括由其他個人過乎不同的超越的機構。此種理想上的團體使得國際聯盟只滿足了幾個國家的野心為目的而不利於其他國家。雖然它一方面宣傳着國際間的平等與和平，然而其實它却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立刻得知國際聯盟所以至面失敗的原因。

不幸的很，就是因為有了國際聯盟的存在，才引起現在這一次世界上的大衝突。無論那個國家有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不合法的、不道德的、而反抗以它為犧牲的。在國際間也更如此。如果有些國家知道她們自己是被一些別的国家用武力或經濟之優勢所未定的一種不公平的法律所壓制時，她們也一定要反抗的。

習慣法

我們已經說過，國際法的對象是國家，也就是說，這些個因法定的規條而在一定的地面上組織起來的，並因此履行這獨立人類社會，自動地接受國際法。一個國家所接受國際法並不是為了取得別國對他的承認，而是因為國際法具有國際間法律的基本規條的普遍的性質。

如以上所說，國際法是規範國際間在戰時或非戰時的關係的諸法律之總和。這些法律的大部分是合乎習慣的，也就是說，這些法律大都是自古相沿下來的常規，因為道德的觀念使得一些國家不得不遵守着。除去這些習慣的法律之外，還有一些以條約形式規定的條約，這些條約只對一些簽字同意的國家有效，例如在海牙會議和日內瓦會議中就有許多關於特別問題的規定。因為國際法的道德強制力之宏大，所以有些國家雖然沒有簽字，也願意自動的遵照國際法中的一切條例而行，因為按照她們本國傳統的正義精神，使她們不得不如此的。例如關於海牙會議中所規定的俘虜及受傷者的待遇法，日本雖然沒有簽字，然而於大東亞爭爆發的時辰，她也遵照海牙會議

的規定去履行。

戰爭——法律上之制裁

按我們以上所說的，國際法的制裁是由國家自己來執行的。藉着外交上的手續使某些國家履行其義務或賠償其損失，如果不是在不得已，也可以用軍事行動。因此戰爭並不是這法的，也不是國際法的。相反地，戰爭却是國際法中所規定的一種合法的舉動，是實現國際法的一個最終的方法。國際法除去關於宣佈的規定之外，於戰爭爆發以後尚有別規條以決定各國在法門之地位。比如近年來所謂「交戰國」——參加戰鬥之國家——及「中立國」——即未參加戰爭者，不論是因為他自己是別的国家造成的國際間的責任的原故而守中立——如瑞士，或是因為他本意的自動拒絕參戰——如土耳其及瑞典。——皆因「非交戰國」——並未主動地參加戰爭，然而却同情於交戰國的某一方面——如滿洲國是——而增高其地位。我相信「非交戰國」這個名詞是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解得意大利政策時第一次所創造的。大部分在海牙會議及日內瓦會議中所規定的是關於交換俘虜，俘虜，受傷者，外交人員之待遇，敵國人民及財產之處置，以及指導戰爭等種種法規。

特別是在這一次的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國盡力地遵守着國際法。然而還有些意料中的及意料之外的違法行為發生，然而這些受不公平待遇的交戰國藉着外交或報復的手段立刻能制止或修正此種不合法的行動。例如一九四二年英國在北非拘留德國戰俘時，後來却因恐德國取同樣報復手段而釋放之。

新國際公法

在這次大戰中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值得我們提出的就是交戰國有時竟遵守了許多國際法中或習慣法所未明訂的規條。經過各國同意的產出所

謂「非交戰國」並指出適用於將來的戰爭中的新習慣法。例如戰時不但交換敵國受方的外交人員，也交換新聞記者，經理，企業家以及私人等。還有許多計劃準備提供出來，例如戰地人民信件之傳遞正如已實行之俘虜交換信件一樣，也在準備進行。這些事在戰前一定沒有深切的考慮到。在這次大戰中却因某些機，而使交戰國雙方都同意實行。

無疑地，國際法不能因這次的戰爭而削弱，雖然其組織及受約者有了相當的改變。就近日各國政治及地理之集中而成為幾個勢力圈的趨勢看來，最近的將來國際法的行使者一定成為國家的特別集團，雖然這些國家有共同的理想及政策，然而他們却不是什麼聯盟。國際間的法律及條約為此項戰爭所獲得的實際需要的習慣法及和約中所訂的新規條所補充。

雖然如此，國際法之實施還須為其單獨的各個——國家所監督。也許戰爭還是為了保護國家的法權及達到正義之目的所必取的最後辦法。然而如有一公正的標準能取消一切足以促成戰爭的基本原因——如經濟上的，地理上的，以及倫理上的不平等及不公正——時，則戰爭還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所謂「和平」是不公平的，而是建立於恐怖及無理性暴力上時，則戰爭之再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當某些國家的損人利己的專利政治取消以後，當貿易關係重建於合理的因素之上時，當一切企圖奴化人民及國家的人們的野心及貪慾都消滅了以後，或者才能避免另外一次不幸的，可悲的，經濟上的損失——再一次的世界大戰。雖然如此，還不能把戰爭與人羣關係中掃除。這還是國際關係上的一大威脅，而到到可怕戰爭的制裁——藉着受害的國家之手——制裁這犯國際法之國家。



蘇聯的幽默

切登

祇要問問一下各國的幽默雜誌。如 New Yorker, Punch, 或 Similitasima, 就可以知道各國不同的幽默。但一國的幽默也因時代而不同。因此一個民族的幽默可以表示出那個民族在歷史上某一時期的心理狀態。以下是將現在蘇聯的幽默與她十年前的作一比較

蘇聯的笑話資料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大半是稱揚他們在前線及後防的功效。這類笑話都很幼稚粗野。紅軍自然總是光輝的英雄，而將官罵罵態態都堆積在敵人的身上。

至於那一小部份承襲傳統的俄羅斯機智，表現自我批判的笑話總能稱得起是幽默。現在舉出兩個這種表現自我批判的例子如下。

如何保守秘密

這是一封丈夫給妻子的信，表現出對於間諜的恐怖以及隨時都要注重保守秘密的情形。

「親愛的妻，在戰時多言是無異於賣敵，這話我對你說過不知多少遍了。你當然明白我不能將我現在的生活狀況詳細地告訴你，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戰爭中，必須保守秘密。

如前函所述，我仍在當地的食糧配給機關充當倉庫副主任，工作極忙。現在已到收穫之時，所以我們日夜收入馬、羊、白菜，以及其他其他的蔬菜。我簡直沒有一點閒暇。前天我去看了一回電影，那是一部有名的影片，描寫內戰時期的事情，當然我不能告訴你那部片子的名字，因為我們

是在戰爭中。但是我能告訴你那部影片是瓦西烈夫兄弟合演的，就是演過「支——」那部影片的兩人。別無可告。在德——街俱樂部隔壁的馬達製造廠又新建了一部份。在我們市內有一個鐵甲車師團在受訓練。軍用飛機場在我一個女工。倘若你樂意到這裏來的話，我很想推薦你去。我不能告訴你我的私人住處，因為我是在戰爭中。來信寄食糧配給機關茶葉貯藏庫轉交可也。某某伯母，楚其金同志之妻，前代為問候。夫手字。(一九四二年九月 Crocodile No. 33.)

衛生與戰爭

這也是一封信，是一個被辭退的公共食堂的經理寫給報館編輯的信，信中訴說他的不平以及辯駁旁人對於他不盡責的非難。他接着往下寫道：

「最近幾個月來我所經理的公共食堂不如以前衛生，這我並不否認。但我不能完全注力於衛生。在戰時更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倘若在這時候公眾責難我用不乾淨的碟子盛食物，我一定極力抗議。我自己也是一個有教育的人，可是

你可以在我家裡我到兩個月沒有洗過的碟子。現在是對這類小事情去分心的時候嗎？有人寫信給編者抱怨說公共食堂的穢屑有幾個星期沒有清除，這是毫無根據的。總之，祇有二十七天沒有清除穢屑，就是在八月中旬以後，我不得不解雇女工另雇一個男子，可以答復那些記賬在顧客抗議簿上的抗議，因為關於公共食堂衛生狀況的抗議來得太多了，若不是我自己來答復（若我自己回答，就沒有時間來管理公共食堂了）就祇得僱一個人來專管答復這些抗議。我決意採取了後者的辦法，我相信我這樣做是對的。(一九四二年十月 Crocodile No. 39.)

布爾雪維克主義與幽默

蘇聯的雜誌誠然是不准刊載攻擊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笑話的，但像這樣的幽默並不禁止。可是現在蘇聯的幽默與十年前的多麼不同啊。

直到這次戰爭爆發以前，布爾雪維克的幽默主要的因襲傳統的俄羅斯幽默。凡讀過俄國的偉大幽默作家如戈爾基或契訶夫的作品的人，都可以知道他們那幽默諷刺的劇本，神話，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並不是打算引起讀者的大笑，他們的目的是用滑稽的態度來暴露社會上的惡劣。所以他們的幽默永遠是批評社會的。

在革命以後，俄羅斯幽默的特點越變越顯明了。幽默可以在政治經濟上發揮社會的功能。同時布爾雪維克主義將幽默限制於極狹小的範圍內，決不容許它直接攻擊社會制度的本身或其原則，祇能從旁加以諷刺。在這種限制之內也有豐富的書籍，雜誌，以及報章上的幽默短篇小說。寫這類文章而致富的作家很多，其中如特爾兄弟即為大眾歡迎的幽默作家，下面是他們中人所寫的短篇小說之一。

羅什訶夫同志的奇遇

波羅什訶夫同志近來，感覺不舒服。他到一位醫生那裡去檢查，據說是有了胃病，勸他立刻去進胃病療養院。因為波羅什訶夫是一個很優良的



給青年朋友

——再談知識

李羽沈

關於知識與道德

也許我們都聽人說過，二十世紀競爭的對象是「速度」，我們過着「比快」的生活，因此，時間異常寶貴，在專門的訓練之外，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去追求別的學問，對於「知識」，若是我們真約及有在哲學上用過功夫，對於社會學，心理學沒有過基礎以上的認識，論及它的本質，性質是相當難於開口的。

在前一本本刊裡我們討論過，在求知識的過程中，有不少的有意或無意的埋伏，叫我們不容易獲得健全知識的真相，這情形，正好用威克家的詩句來形容：

「千枝樹梢伏在你的週邊，同候你下回小心裏的一回不檢話。」

不斷的生活，不斷的追求知識，也就不斷的為暗箭所傷，有時竟不能自覺。這是離開哲學而「隨便談談」的實際問題——這問題是不能逃避的。

今天，我們仍然在「隨便談談」的範圍之內，討論一下對於知識的一種誤會：即是把道德看成知識，這種不可忽視的「混同」現象，是知識圈地圍圍空際，是追求事實和真理的敵人。

幾年以前，在一個討論會裡，有一羣朋友們爭論着印度獨立的問題，有人很細心的研究印度有也專研究甘地和尼赫魯等人怎樣為印度的獨立奮鬥，在經濟上互相依存的實況，可惜我們沒有得到一個比較具體的結論，「印度是不是要亡國，永不能翻身呢？」

再追問一句，「這又為了甚麼？」

他說：「像甘地與尼赫魯這樣的民族運動的領袖，艱苦地為三萬萬印度同胞而奮鬥，不灰心，不失望，百折不撓，如果這種民族運動要是失敗了，豈不是天下就無公理，無正義之可言了嗎？」

這就是印度所以不亡國的原因。不知我們作了這樣的回答會有甚麼樣的感覺呢？

我想，大概我們誰也不肯，或是不忍心說他的回答是錯誤的，因為我們不忍心讓印度永遠淪亡，我們感覺到印度「不應當」永遠淪亡，可是又不能平心靜氣地完全滿意於他的意見——「不肯」等他的請願是由於知識與道德的「混同」；不滿意於他的意見，是由於知識與道德的衝突。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像這樣的等，我們可以看出很多很多。我們「免不了要犯這樣的毛病。這是一個很不「常理」的習慣。

想避過這個習慣，我們該天天背誦十五字真言：「一應當如何」和「一不是如何」是截然兩事——前者屬於「道德」，後者屬於「知識」。

了篇幅及時間的限制——我們由全文看來，不能不說楊鵬寫時是很匆促的——這他自己也說明過——還未能使我們覺得最親切如在眼前；但已足夠是個真實的典例了，因為只有從生活的種種掙扎奮鬥過來的人，才會像朱永強的克己對社會對生活的苦悶；才會像朱永強的克己，最後勇敢的擺脫開一切沒落生活的引誘，堅決的毫無留戀的走向可以正面光明的路了，——楊鵬正是從這些事項中把楊鵬描寫了朱永強。

作者在結尾處以朱永強自己的話說道：「……我決定走了，那是真的我沒有一絲的留戀，幾年來，從高樓的後面看太陽，我多麼痛苦呢！可是我不能毀了光明的阻碍，於是我只決定走了。」……

而尸在他走時，——「隆隆的，車飛馳着，永強的臉，浮着一層淡淡的欣喜。」永強這個人物是現實的，而也含着着我們——作者如此的表现是有意義的，青年人的理想或希望。

由此，我更想到一點作者主題以外的感觸：雖然朱永強自己說「可是我不能毀了光明的阻碍，於是我只有走了」；但是我認為，永強能擺脫開那阻碍光明的幽惡的東西，其實已是對於那阻碍光明的幽惡的東西的一種打擊，（倘有很多人都像永強時，那高樓是會自然倒掉的）。問題是今日社會上正有着許多處在高樓後面，或壓在高樓底下，看不見光明而只是過着沒落腐敗的生活或喘吁於生命線上的人們——對於這些人們，難道就聽其毀滅或痛苦着嗎？

我始終固執的認為，憎恨那醜惡的黑暗的力量，舊堡壘，而想去毀滅它或擺脫它，這雖是重要的，但同等重要的，也應當愛那些彷彿無主的，自己苦悶矛盾着的，渺小的可憐的都會小市民，愛他們並想法去救他們，

天	黃	洪
地	字	荒
元	宙	...

目前通用的祇有五千二百多字，被廢棄的竟達四萬餘字之多。

漢字的字量問題

基定

張羅先生在吾友二三期上談到漢字的改革問題，他說：「文字是聲音的符號。……世界上各種文字，大多數都是用拼音，使其容易與口語相合。惟獨中國的漢字是一字一音，一字一形，與語言離得太遠，以致文字成了最艱深最難學的東西。教育之不能普及，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漢字的確是桎梏國民的文化水平的一種障礙，以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成了文盲。

在日本也是利用漢字的一個國度，不過另外大半還要利用着假名的拼音文字來傳達意見。自從大發煤礦以來，隨了佔領地域的擴大到南洋，和文化對流需要，於是，也深切的感到「漢字」的桎梏與不便，尤其是對於中日兩國以外的國家人民教學「漢字」時，最感困難。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文部省毅然決然的公佈了通用漢字表，僅僅是目前不便譯寫的二千五百二十八字（內有常用漢字一三四四字，準常用漢字一三二〇字，特別漢字七四字），其餘的漢字，儘量用假名代替，並且絕對禁用了。對於南洋各民族的日文教學，也決然廢棄了歷史的假名用法，課本與文一律採用着表音的假名用法。這種改革是使得我國國民注意的一件事。漢字的不方便，不但是外國人要用十幾年的工夫才能學會，即使我們本國的國民能够利用它，不也是得需要着六年以上的努力嗎？並且，會說中國話的中國人，無論是誰也不敢說完全認識中國所有的字

，即使能運用三五千字的中國人，也需要「十年」的「苦功」才能稍有可觀。所以，為中國教育之普及，擠上世界國家羣，做一個復興的國家，漢字改革這個問題，已經不容許我們猶豫了！

談到漢字之艱難難學，又說到漢字字形太多，但，究竟漢字的字量有多少呢？讀者諸君一定都會發生這個疑問吧？筆者謹就參攷與統計所得之字量，表列如下，以供關心漢字改革的諸君，作一參攷。

歷代字典字數遞增情形

時代	字數	遞增字數
漢	9,353	6,053
魏	18,150	8,797
晉	22,721	4,576
唐	26,911	4,188
宋	32,319	4,408
明	33,440	2,121
清	42,174	8,734
民國	44,908	2,734

按現有的漢字字量來說，大概已達四萬六千多字，認識與運用，當然困難，但，實際上通用的字量却並不這末多。就通用的字典平均字數來說，約一〇，〇〇〇字，已經廢棄不用的約有三萬，八八〇〇字，二〇〇字，已經廢棄不用的字量，不過五千二百多字，實際上已經廢棄不用的漢字約有四萬零八百字之多了。

（雖然救他們不能是滯滯的，倒應是以擊刺其弱點來爭取他們的進步的，）尤其是在這大時代的大動蕩裏，任何一分的有利的力量，我們都應利用來裨益社會國家的，在今日大當盡我們所能的力量促成更多的人進入了朱各強；至少也要與永強契合着，同永強取得各種樣的聯繫，（這題外的話，我永是不願悶在肚中的。）

說到「生之劍歸線」的結構和技巧，不能不說是有相當的缺欠，這作者也意識到的，他已認為有他毛病是寫得太散，——想來他因為時間的短促在寫作之前，連個有組織的綱要也沒能擬好吧。

「生之劍歸線」裡包含着不少的人物和故事，這是一個長篇小說必需的素材，但是長篇小說當然並不是幾個有關的短篇的連湊；它應當有個有機的連綿或構成，一方面要有一貫的線索；別方面更還得有故事或情節間的必然的具體的關係，至於所寫出的人物，也有幾個由「生之劍歸線」全文看來，是不必要或太模糊的，如與朱氏兄弟同屋過的周四後來永強在公寓工作時公寓中幾個

人（除了編輯姜誌言是必要的其他都有些多餘），等……尤其關於王素真的描寫令人捉摸不清是個怎樣的關係……文藝小說是不同於歷史敘述者，就正在於前者是以許多情節故事的展開及人物的鋪托，把主題內容或主角典型的，有機的，具體的，發展的，充實的表现出來，「生之劍歸線」中還未盡善盡美的，作到此點，希望以後不再說什麼了，希望有人寫正式的批評，這對作者及讀者都是好的。

作者有充分的時間與精力再來修改的完成吧。

過去未來與現實

落華生「許地山」的：「解放者」中有一篇小說「商人婦」，那主角情有幾句話說得很妙：「人間一切事情本來沒有什麼苦樂的分別。你造作時是苦，希望時是樂；臨時是苦，



羣兒降生記

(三)

冷儀

經過多少苦難，我作了母親，於是我更愛我的母親。我澈底瞭解了人生；若要盡人的職責，首要低頭忍受苦難的光臨。

鄭女那種誠懇看待病人的態度，的確可以稱爲是一位標準護士。

田大夫，林巧稚大夫，王大夫，曾大夫以及換班的護士都在產房裏爲我一個人忙，那時剖腹所用的器具以及一切手續都已準備好；原來田大夫因爲我陣痛時間已過長，子宮口不張，準備爲我動手術了，同時更將滿的血壓驗過，如若流血過多時，爲我輸血。不過田大夫爲十分鐘車起見，再以子宮鏡檢查，以作最後之決定；而我進到產房以後，陣痛加緊，子宮口已繼續開大。這樣，田大夫檢查完了後決定不動手術，任憑自然生產，當時林大夫也認爲這樣做是對的。一會兒滿被允許穿着院方的消毒衣服進病房來告訴我說：「田大夫決定不給你剖腹了，一會兒你就可以自然生產了，不過田大夫讓我告訴你，你必須要有自信心，那麼一定會順利生產的。」其實我這時恨不得剖腹，好立刻減去我的痛苦。

這時陣痛得我不自主的顫抖起來，頭上的汗像水澆般的向下流。我披蓋床兩旁的綉子，拼命努力，不知那時的力量是那樣的，田大夫在旁邊鼓勵我：「屈太太真勇敢！」

「影」的一聲，聲回破了，我害怕了，恨不得跳起來，但是躺在那狹窄的床上，理高也不敢動。又呆了一會兒，口嚮田大夫說：「好了！勸先生你看小孩的头露出來了。屈太太別着急了，就可以生產了。」田大夫和曾大夫去洗手的當兒，我腰痛的更厲害了。我要求給我打麻藥針，但是沒人理我。田大夫和曾大夫洗好了手，爲

我打麻藥針，剪下部，既在我又一使勁的剝那間，覺得「噫嚶」一下，我叫了聲：「哎喲！好舒服！孩子降生了！立刻一點兒痛楚都沒有了，我興奮的揭起眼上蓋着遮光的布，望了望壁上鐘，整整是三月九日上午一點十分。又聽哇的一聲小孩哭了，田大夫說：「恭喜！恭喜！是個男孩子！」我那時真個百感俱集，悲喜交加；女人真是多難的，雖然也和男子一樣的努力讀書作事，但即享受人家所不到的痛苦，我本來是愛母親的，經過那一剎那以後，我覺得我更應當愛我的母親了。

田大夫收拾完小孩，就又來按我的肚子，立刻又疼起來了，我又喊起來：「看我剛還好，又給我按疼了！」「對啦！對啦！是這樣的！」田大夫和曾大夫同聲的說。果然又噫嚶一下，衣包下來了，於是生孩子的難關算是完全過來了。田大夫以新法替我縫好傷口，護士們替我洗淨身子，又把我推進到二十五號病房。那時已深夜快三點了，田大夫纔回家，曾大夫還忙着替另一位接生，她那相當有男性氣體的靈敏精神真使我感佩，是值得我們效法。那夜夜在沙發上倍了我一夜。我也安穩入睡。

次日下午父親母親以及弟、妹和淇都來看我，看見母親我幾乎要哭，但是母親却非常高興。給我帶來許多點心，淇又爲我買了一盆潔白的馬蹄蓮；給那雅潔的病房平添了幾分生氣。由於淇對我種種的幫助，却引起同病房的許太太的羨慕，她說：「妳先生待妳真好。」我告訴她夫妻的關係，不過感情而已。許太太家在青島，來京看病，入院後曾給丈夫去信，但可憐，人既未來，而信也沒有一封。所以才使她衷心有所感動。

又次日，許太太出院了，病房中只剩了我一個人。我想正好藉此安穩的睡覺，誰想到對面病房傳來使人不忍聞的叫聲：「哎呀！哎呀！疼死我了！」毫不間歇的叫聲。原來她是剖腹取子的病人，她初生一個女兒，生產時由於用力過猛及孩子過大，竟將會陰撕裂直到肛門。第二次生產必須剖腹，連剖兩次，生的又都是女兒，但在第二次剖腹時，便將輸卵管繫住，不意沒繫牢，又受了孕，她後希望第三次生一個兒子，因爲這是她生產放末次了，剖腹是不能過三次的，誰想又是個女兒，精神受到了打擊，同時剖腹三次，腸子黏住，氣體不能流通，所以她喊痛。對面病房住着一位孕婦，是不住聲的「哇哇哇」的嘔吐，據說她已經生了四五個孩子，每一懷孕，到了四五個月便嘔吐不止，直到生產以後，便不治而愈。

偏偏這天夜裡我房裡又來一位病人，她也是個難產的，因爲她會動手術，用過哥羅方麻藥劑，神志不太清楚，只是昏昏的，不知道幾時按了一下電鈴，把護士叫了來，問她有什麼事，她說：「一睡覺。」護士告訴她「好好的吧！」到現在我想着還可笑。可是當時情景真可怕，黯淡的電燈下，就是陪伴着她，外面還傳來悽慘的呻吟，剛剛經過暴風雨的我，心裏總怕她會下床來，雖然我知道她是起不來的。這樣我提防了她一宵，也就是我一宵也沒睡覺。

又次日，田大夫看我精神不好，他叫我搬到另一間屋子去。但也只睡了一宵安穩的覺；這病房正好和產房相對，差不多每夜都有兩三個生產的情景。聽到產婦們的喊痛聲，立刻回憶到我生產時的情景，我想：「人生究竟爲了什麼？這地方真家所謂的「生老病死，愛欲貪痴」什麼？這地方真是「女人的屠宰場嗎？」我不恨竟立即飛到深山

「你別把手伸到一位老人，他不是男人，因為他若是男人便不會瞭解女人孩子時的痛苦；他不是個女人，因為女人，尤其是過去的女人，前都認命！她們認為是個人就得到孩子，所以她們也不瞭解我的心情，但是我到那裡尋求這位老人去呢！」

有一天的晚上，忽然「哎喲！斃死我了！」從產房送出嬌嫩的呼喊聲，原來是那位十六歲的小姑娘快生產了，因為她年歲小的關係，只哭鬧了兩個鐘頭就生了。據說她還是某某中學校中的學生呢。一天她同同學家去玩，遇見某大飯店的茶房雇的少爺，便受騙了。但問她肚子的孩子一定是那茶房頭條孫少爺了，可是她說她也不準。於此可見小姐交遊之廣。她懷孕之後，告訴她母親是長了官痛，壓住了官口，所以月經不來。直到經過中央醫院檢查，她才承認是懷孕了。她母親爲了避羞羞恥，八個月的時候就送到住院了。她每日在病房道中坦然若無事似地徘徊着，驕傲的望着每個房間的產婦。好！真是說：「以爲我是你們會生小孩，看我這女孩子也一樣會生小孩。」她有時更與高梁烈的唱大戲歌上在流着歌曲。她的臉很笑，一雙烏黑的大眼睛，和那細長的身量，非常引人愛慕，可惜竟爲無知的男子所污！我認爲這罪惡不在她，而在她的母親過於放縱，平日不知詳細辦法男女間的利害關係，以致害了她的終身，可憐在那女孩子自己還不知道什麼，將來她會有悔恨的一天。觀此，女孩子交男友時，不得不審重考慮對方的品格，雖說現在社交公開，但爲了尊重我們個人的人格及前途的幸福，對方的貧富固可不計，但是品格是一定要計量的。

那天晚上，真是熱鬧，有六個生孩子的，我的耳朵便幫助護士小姐們「一宵，其中有一個產婦，曾生了五個女兒，這次竟雙生了兩個兒子，誰想當時竟因興奮過度，以致流血過多而發高熱。於此可見人們對於男女的觀念，從一落生便

落生了！而面人則是需要母親的，否則，女子在落生的時候還不被拋棄了嗎！

我不能在那裏多住了，雖然我知道在那裡的生活非常舒適而有規律，並且時常有友人來探視；回到家裏須要料理家事，管理孩子，但是我情願讓我的體力受壓迫，我受不了那快慘呼號的精神上的壓迫。當講來時我告訴他要出院，他叫我就在醫院調理幾天，我說不行，再多住兩天，我就要回家了！我終於在二十日的上午出院了。

的確，我對於這些一見如故的丈夫，護士小姐們有些戀戀不捨，但是那環境却不允許我稍留片刻！王大夫，韓大夫，曾大夫以及鄭，趙諸女士都會到我的病房話別。我這次的確沾了我那大學和苦友的光，同時我深信一個人到任何新的環境去，必須言語，態度和謙恭，總會得便宜的。臨行時蒙護士長馬淑貞女士親自送到門外，她以大姐姐式的那種和藹可親的口吻去安慰每一個病人。大夫，護士，病人，工友，任何人有了事就要去找她，但她却毫不嫌厭的工作着。

當我帶着孩子回到家裡，又聽在我的尺上時，我認爲人生多少帶點神秘性！滿和我商量着爲我們的孩子起了個名字叫「龍翠」。

我想起某夫人曾在姊妹會席上說過，女子的人爲的悲哀，一定要極力反抗，是可以得到男女間的平等的；而自然的悲哀——生產，是無法避免的，只有認爲那是一種快樂，也是女性的偉大。（見吾友一一六期十一頁）某夫人的見解我想是對的，我們每個女性都應當擔當起自己的使命，不過光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却掩飾了女性實際上的痛苦。原因她沒有生產過，她到底沒有領略過肚子的真實滋味，哈哈，還是我這由死裡逃生的女人說幾句老實話吧！

當然我們沒有法子避免女性生孩子，但是可以並且能够想法子減少生孩子的痛苦：第一姊妹

們務必在二十五歲以前結婚，看到那十六歲的女孩子生產之快，便是個實証。原因年齡小，骨節，肌肉都柔軟，易於開張。第二鍛鍊身體，許多媳婦不備生產快，而且復原也快，原因由於平日操勞，飲食清淡，因之身體堅壯。第三希望中國助產術者速發展，使千萬貧苦婦女也能享受到今日科學醫術的恩惠。

過去我曾聽到許多朋友對我讚美的話；但是那些好聽的話，我認爲我們這紙上談兵的女性的確不配聽當，唯有爲大眾服務的女性們，才配稱爲女子的福星，引導婦女走向男女平等的光明者。也唯有產科的丈夫，護士們可以減少女性生產的痛苦。女子要挺起身來和男性一樣的服務於社會，我們女子在社會上謀獨立生存的奮鬥，就更感到艱苦，但是我們若不這樣努力，幾時才會看見男女真正平等的光芒呢！

倉卒間完成了這篇文字，好像我還有許多話未能盡吐，但爲篇幅所限，只有以後慢慢的向兄弟姊妹們傾訴了。

(完)

寄小河
石樵

小河流罷？
向前流罷？
不要怕前途有巨石阻攔，
不要怕那河床平坦。
原有巨石阻攔，
不會激起那怒吼般的浪；
若河床平坦，
怎會澎湃得像
那瀑布般的雄壯？
小河流罷？
流罷不要流罷，
更不要流前浪，
更不要流前浪，
怒吼像激流沖倒半壁一樣。
小河流罷？
向前流罷？



關於北大醫學院的一點介紹

稼蓀

——如果你是一個想投考醫學院，而對她不甚明瞭者，這裡或者能夠滿足你一部分的慾望——

自從協和醫學校停辦之後，北大醫學院便成了目前華北醫學造成人材的最高學府。多少個即將中學畢業而有志學醫的青年們，大約全希冀着願意明瞭她的內容和設備吧。茲檢其重要者，簡單的介紹如下：

先提她的院址吧。去年暑假之前尚在和平門外後孫公園，而暑假後開學便全搬到現在的西什庫新院址來了。這兒是新完竣的一幢工字形大樓，工字之中心為四層，其左右翼各為兩層，並且有一部分尚要加上一層，而亦不久便要開工的。樓的外面為紅色，頗為壯觀。現在樓的北面，附屬醫院正在動着工，因為感到背陰胡同附屬醫院的院址太小而房舍不够應用，所以又在此處蓋樓的。

至於設備方面也是頗為完善：煤氣的裝置在此次搬進為醫院宿舍中，也已經修好。生物化學實習另一人一組，一切的藥品和儀器亦頗齊備。組織實習是兩人一組，因為顯微鏡的數目不敷分配，所以現在尚是兩個人用一架，聽說不久，一批新的顯微鏡也快要到了，所以一個人一架顯微鏡的事實不久便將實現。解剖實習，現在的一年級同學正在作着剖死屍的工作。

現在再談關於教授們的事情吧。現在的醫學院的教授們本來便均為學識豐富者，自去年更聘請好幾位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執教的如：馬文昭為解剖學教授，胡正詳為病理學教授，馮蘭州為寄生生物學教授，劉思職為生物化學教授，林宗

揚顯輝為細菌學教授，許英魁為神經學教授，因是現在的醫學院教授輩的陣容便更為齊整而有力了。教授中除一半為中國人外，更有不計其數的日籍人為教授或副教授，其數目，教授為十



狗的階級

大衛

街頭所見——

每天早晨上班的時候，總要騎車從北城跑到南城，在這一不短的路上和這一不短的時間裡常遇見一些意外的或說新奇的事件。有些事見得多了，所以並不覺得有什麼「意外」或「新奇」了。今天却又被我遇上一樁子事，還覺得相當的「新奇」和「意外」。所以當我下了自行車，走進屋中，坐在桌旁時，立刻就拿起紙和筆來把這件事記下。這件事發生的地點是在本市西城南長街中間，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上午新時間九點三刻。有一羣人圍觀兩隻狗打架。狗打架本是極平常無聊的事，本不值得提出來，然而這次的狗打架却是與眾不同的。

記得還是在十一二歲的時候，最喜歡看什麼狗打架人打架的事情，這也許是一種好奇的心理。所以這一次不由得我我又下了車也湊近人羣去看。參加這次戰爭的——想我用這個堂皇的時髦名詞——可以分為敵對的兩方面，一方面是一隻肥壯的長毛黑狗，是中國種的笨狗；另一方面却是一只外國狼種的狗和一隻拿着棍棒，水盆，鐵鏈的「人」。那隻狼狗有尖尖的耳朵，長長的鼻子和光澤的毛。這隻狼狗有一個穿綠色短裝手持鐵鏈的主人和一羣拿着水盆棍棒的「仗狗勢」的「人」作「後援」。主要的參戰者當然還是這

學。是以入學試驗時的檢查資格也是來得非常嚴格的。

此外再談些關於醫學院新生入學試驗的事項

在沒說別的問題之前我們先比較比較近三
來醫學院錄取新生與報名人數的比例數吧。二十
七年的新生錄取比例數為百分之二十二(報二百
七十,取六十);三十年則為百分之二十四(報四
百四十三,取六十);三十一年則為百分之十一
(報四百六十二名,取五十名)。由上觀之,我
們可知醫學院錄取新生錄取的百分數是一年比一年
的變小了,去年差不多是十個人中取一個,換句
話說便是你要超過四百一十二個人去,才有被錄
取的可能。這樣的錄取比例數雖然聽起來,實在是
够虎人的,也許你本是一個想學醫的人,因被這
樣的比列數所嚇而改變了你的志願,我這裏却告
訴你,實實在在的不必如此,把這理由寫在後面

按已往的經驗,醫學院的入學試驗全是非常
容易的,只要你是一個按部就班念書的同學,而
且對各種問題都注意過,那你就完全可以試試。反
之一,專注意深奧問題的,而忽略了普通問題
的同學,雖然他在你們班裡放過了五年第一名,
此次亦是考投醫學院,那你一點也不用怕他,
也許這次所出的問題,正是他以為太容易而忽略
了,而正是你所會的,那你的被錄取的可能已經
超過他了。所以你若想投醫學院,便先檢普通
的問題來預備,不必終日啃那些頂深奧的問題。

去年投考醫學院的六百六十餘人中,差不多
男女生各佔半數,結果錄取的五十名新生中,男
生為三十七名,女生為十三名,二者之比幾為三
比一,而醫學院的錄取新生是全憑成績,不限
性別。並且醫學院三十年度所錄取的六十名新生
中,女生也只佔十數人。所以由這一點看來,女同
學的成績較男同學稍差一點注意,這裡是就
一般而言。因之假如你是一位想投考的男同學
,就當在這一長起勇氣;反之你若是一位女同

人意料之外的勇猛。有幾次那隻優秀的狼狗被牠咬在地上,自然有的時候那隻黑狗也被壓在地上,但是牠却能夠再翻起身來做拼死的奮鬥。牠們咬架的時間是有十分鐘,那隻雄壯的黑狗始終佔上風。

「階級」本是萬物之靈的人類的傑作。在狗國裡是沒有「階級」存在的。所以這狗與狗而論,牠們的階級也還是那一般「人」所造成的。那隻黑狗固然是較高的階級。第一,牠有穿綠色制服的主人,但是那隻黑狗却沒有,(自然也許有,但是卻不知躲到那裏去了。)第二,牠有一般仗勢的人,拿着棍棒,好像是拍狼狗的狗尾似的直往黑狗身上亂打,尤其是每當狼狗被咬在地下時,牠們這種不平的行為,真乃令人生氣!此外還有一般小夥計模樣的人竟獨出心裁用臉盆潑滿了黑狗,儘往黑狗身上潑。這般人不但替狼狗助勢,而且誇獎還不住罵罵咧咧的。這般人裡或者就有黑狗的主人,也未可知。

這時黑狗滿身淋着潑水,長長的黑毛被潑水淋得全濕透了。牠的後蹄上,不知換了多少瘋狂的棍棒,但是牠却不顧這一切,越戰越勇。牠好像瘋狂了。因為牠的思想一定與那隻狼狗的思想不同,更與那一般萬物之靈的人思想不同。牠的腦子裡沒有懼怕,牠不懂什麼叫勢力,更不懂什麼叫階級。雖然牠前面有兇狠的敵人,後面更有一羣比狼狗更兇狠,更可惡,更無情,更「仗人勢」的「人」,但牠却不顧這一切,像是個陣前拚死的勇士,雖然而牠還能忠勇不懈地對付牠的敵人。

結果那隻狼狗連連後退,但是黑狗還在後面不依不饒的追,後來被一個人抓住黑狗的後腿,把牠拉走。這一幕狗打架的趣劇,也就告一結束。
看完了這一幕狗打架,深覺得與以往所看的不同了。也許這只是我的看法不同了。這種不同惹出敏感的我許多憤憤不平;但這些憤憤不平又異常含混,模糊,是我這支禿筆所難以形容的。因此我只能把這件事實記下,留待和我一樣敏感的人去回味吧!

學呢,更應當因醫學院錄取新生不限性別這方面
來努力。
這裏更告訴你一個大好的消息:那便是據
可靠的消息稱說,今年醫學院錄取新生的各額全
低為一百名,所以無形中便加大了你們被錄取的
可能性。

最後告訴你們的是醫學院的男生宿舍在中南
海運料門,女生宿舍則在前醫學院的舊址和平門
外後孫公園,二者中距上課處最近者亦有三里路
遠。所以只要你在今年的醫學院錄取新生的榜上上
一有名字(備取不算),那你就趕緊預備一輛自
行車吧,不然到時候累折了你的兩條腿。
關於去年醫學院的入學試驗,因限於篇幅故

不再介紹給諸位,這篇概略的介紹文便止於此。

吾友合訂本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
已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號
(第一及第八號售罄)
本社發行部發售

友力我

日文研究欄内容革新啓事

本報日文研究欄自創設以來、内容完善、備受讀者之歡迎、茲爲更進一步革新陣容起見、特聘徐白林先生主編本欄、並約請王真夫先生、陳松齡先生、馮半士先生等長期輪流執筆、尙希讀者諸君注意是幸。

——編者

歐洲紀行抄

橫光利一

通るところ、博物館と寺院が建ち、そのどれもが名畫を藏たして静まり返つてゐる(1)。私は名畫に驚きあ、して、ふと覗く石庭の草の中の、人知れず、(2)咲いてゐる眞白な來竹桃の花に、思はず(3)旅の静しさの感められるのを感じた。

フロウレンスは三日 滞在してミランへ發つ。ミランは

大都會であるが、樹木少く、足をとどめさせない都會である。街の景観にも個性が感じられず、靴の中で足の痛むのを、パリまで保つてあらうと、足を撫でつつ(4)、スキスの國境の方へ近づく。この沿線には朽ちはたつた街が谷間に滑み、古城も岩間に陥りかかり、僅かに二三羽飾を浴ぶるの鳥を眺めつつ、山岳の中に汽車が入る。こゝまで來ると、秋水(5)の歌(6)が漸く口へつぼつて來る。

幾山流越え去り行かば寂しさの果てなん限ぞ今日も旅行行く。

歐洲紀行抄

白林譯註

所過之處、博物館與寺院、其中每一個都藏有名畫而復著。我已厭於名畫、偶然幾見石庭の草中、無人知曉の草花、花、旅中の寂寞不覺感到了安慰。

フロウレンスは三日 向米蘭出發。米蘭は大都會、但樹木稀少、是一個令人不覺的都會。街上景観も個性、靴中の足痛、持たした保持り巴黎吧、一面撫摸着、走近瑞士國境方面去。在這沿線、朽ちた了的街市成在於山谷間、古城也在岩間に陥りかかり、僅かに二三隻浴ぶる着餌食的鳥、火車走進了山岳之中。到了這地、秋水の歌、漸く口へつぼつて來る。

越過千山萬水、凄凄楚楚走不完の國々、今日仍舊續續續。

注釋：(1) 静まり返る (2) 覗く (3) 思はず (4) 撫で (5) 秋水 (6) 牧歌

酒の話

石川達三

酒好きの或る男が酒が足りなくて飲いてゐた。友人が見かねて(1)ウイスキーを買つてやらうと約束した。

「毎月一本づつ買つてあげよう。和製(2)だけと相宜飲めるよ。」

相手(3)は勇み立つて、(4)しつこい(5)ほど堅く約束して別れた。ほど経て友人から、ウイスキーが手に入(6)つたから銀座の某所で會はうといふ葉書が來た。會つて見ると紛ふ方なき(7)。

「一瓶が新聞紙(8)にして彼の手に渡された。」

「有難い！これで當分のしめるよ。ところでいくらだね。」

「三十五円だ、少し高いがた。」

「金定相場は七月五十錢くらゐであつた。酒好きの男百円のウイスキーでも平氣(8)で買へるくらゐに富裕であつたが、しばらく考へてから友人三十五円を手渡した。そして、かう言つた。」

「君(9)だつたけど、來月からもうウイスキーはやめるよ。」

「一、然然とした表情が、彼のほにかん(10)だ誰のなかに動いてゐた。」

酒の話

楓 譯註

嗜酒の某君因酒缺少在嘆怨着。友人看不過去、應允買威士忌給他。每月給你買一瓶、雖是日本造、也還得得。那人慷慨自任、有些過分殷勤地堅決的而別。過了幾天、從友人來了張明信片說：威士忌買到手了、請到他的某處相會。見面之下、果然有酒一瓶！有了這、總能痛快一時了。可是多少錢呀？」

「三十五圓、稍貴一點。」

「公定相場其時爲七圓五角左右。嗜酒の那人原頗富有、即買數百元の威士忌也可滿不在乎地購買的、稍微想了一下、還給友人三十五塊錢。並且這樣說：『持重地送你太了、可是、從下月威士忌不喝了！』一副肅然的表情浮動在他的憔悴的臉上。」

注釋：(1) 見かねる (2) 和製 (3) 相手 (4) 勇み立つ (5) 堅く (6) 手に入る (7) 紛ふ方なき (8) 平氣 (9) 新角 (10) 羞む

My Friend

Letter to Rossetti

John Ruskin

-2-

My pleasures are in seeing, thinking, reading, and making people happy (if I can, consistently with my own comfort). And I take these pleasures. And I suppose, if my pleasures were in smoking, betting, dicing, and giving pain, I should take those pleasures. It seems to me that one man is made one way, and one another—the measure of effort and self denial can never be known, except by each conscience to itself. Mine is small enough.

But, besides taking pleasure thus where I happen to find it, I have a theory of life which it seems to me impossible as a rational being to be altogether without—namely, that we all sent into the world to be of such use to each other as we can, and also that my particular use is likely to be in the things that I know something about—that is to say, i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painting.

Thus then it stands. It seems to me that, amongst all the painters I know, you on the whole have the greatest genius, and you appear to me also to be—as far as I can make out—a very good sort of person. I see that you are unhappy and that you can't bring out your genius as you should. It seems to me then the proper and necessary thing, if I can, to make you more happy, and that I should be more really useful in enabling you to paint properly and keep your room in order than in any other way.

If it were necessary for me to deny myself, or to make any mighty exertion to do this, of course it might to you be a subject of gratitude, or a question if you should accept it or not. But, as I don't happen to have any other objects in life, and as I have a comfortable room and all I want it (and more), it seems to me just as natural I should try to be of use to you as that I should offer you a cup of tea if I saw you were thirsty, and there was plenty in the teapot, and I had got all I wanted.

(To be continued.)

拉絲金致綠賽堤書

陳 煥譯註

(二)

弟性所好，爲觀察，思維，讀書，及謀他人之幸福（儘可能與己之安樂相共），即從其所好。設弟之所好爲吸煙，賭博，投骰，及與人以痛苦，亦即從其所好。因知人之天性不同，各有其所好耳。努力克己之程度，除求於各自之良心外，實無從得知，而弟之努力克己則頗微小也。

但除此隨性所好之外，弟自有一非人生觀，缺此即不能成爲理性之動物——蓋吾人生於此世，本爲盡己之所能以便互相爲用，而弟個人之用處亦在有所知之事，即對於繪畫略知一二耳。

如此遂成下述之情形。弟認爲在弟所識之一切畫家中，總之以兄爲最有才能者且弟之觀察所及，兄亦爲絕好之人物。弟深知兄之不幸，不能施展本可施展之才能。故弟若能爲兄謀幸福，實屬當然必需之事，使兄得以正當繪畫，整潔居室，則較之任何其他方法更爲真實有用也。

倘於此事，弟須抑制私慾，或須盡最大之力，兄自當感謝，然兄是否接受，尙屬疑問。但弟之一生並無任何其他目的，既有安樂之居室及一切所需之物（且有過之），則弟應設法 兄盡力，猶如弟已痛飲之後，壺中尙有餘榮，見兄喉渴，自應奉進一杯也。

(未完)

註釋： altogether without, "without"

的object是"theory of life which" 的which make out=find out. bring out 施展，發現。

更正：上期本頁翻譯練習中第一行第四字bitter係bitter之誤。特此更正。

舊居

(感舊篇之二)

盧子

老女南樓主人來訪，談起我們兒童時代的趣事，彼此都哈哈大笑。他告訴我：我們的舊居在某老醫生正住着。提起某老醫生我想起他會治好過姐姐的病，還沒有給他去道謝。現在我願想去拜望他一次，順便也看一看我十幾年前的舊居。因為老友方才提起兒時的事，很引起我一番憶舊之感。轉想這滋味一下從前快樂歲月中的舊夢！

這一天天氣晴暖無片雲微風，我正從友人家回來，路上凝冰積雪在正午的陽光下溶化成了泥水。我像個海濱拾貝殼的人似的，緊低了頭挑選着好走的路。我避過乾乾偶然跳進邊旁一個小溝裏。真是偶然，眼前展開一片風光似曾相識，良久才辨認出牠的面目來。原來我走到我童年馳騁過竹馬的地方來了。這時真彷彿牠在殷勤地接待我：「客人，久違了！你是當年在我們中長大的孩子，怎麼就忘了你的舊居了？」

我默然走着，附近隣居的房子，望去仍然未改住日的舊觀，只是裏面的主人有的改換了吧！因為在門外玩的已經不是另一般兒童了。燕子還未到歸來時，春風總解凍。望着舊居的門前一座舊燕巢出神時，脚已踏到台階上，這時我忽然想問候候裏面的一切陳跡。

門怎麼虛掩着？輕輕地敲了一下，沒有得到應門者的回聲。我像個探幽搜奇的人似的，輕輕地推開門，悄悄的走進去。

院子因為荒廢，顯得非常淒涼了。綠色屏門被風雨侵蝕的褪了色彩而且漸近朽壞。磚地也高低不平了。轉過回門那一帶花池，是我從前種過過來紅等花草的地方。現在完全在積草中埋着，連一片樹葉大的舊跡也追尋不出。穿過第二個門洞已是中庭。門側臥着一隻小白狗。起首看見這陌生客人還搖尾表示恭敬，近前一嗅出氣味不對，立刻汪汪大叫起來。這倒驚醒了我那顆一時墜入迷惘中的心。大吠聲驚動了廳下一片背陽光撥弄花好的小姑娘。轉過頭向我溫和地問：

「然我誰？」

我知道是那老醫的孤孫女，便笑着答：

「我找老先生，沒在家嗎？」

「才被人請出去了。」說完又覺得有些對着生人感到着溫似的，微紅

着臉喊了一聲：

「王媽，有人找！」

竹籬後面轉出個粗壯的老婆子，她因為到我家去送過東西認得我。讓我到屋裡坐下，說是老先生出去了，大概一會就回來，我可以等一會。我一口一口地吸着待客的煎茶。重新用眼光向屋子裡的一切陳設致意。呵！這是我往日住過的屋子呀！在牠的庇護之下我會無憂無慮的過着我的童年。看：在屋隅曾放過我的床，在窗前曾放過我的桌，在兩壁曾掛過種種的畫片……不過這些都成了只在記憶裡去追尋的景象。因為現在連舊日的氣味都變了，眼前想有一點往日的影子也不可復得。若是有：那就是由窗外射進的一片陽光，牠還像十餘年前的今日一樣，仍舊投射在屋子中央那地方。

爐上水壺響鳴做着曲子，室內滿是岑靜和幽雅。

想起方才在庭院裏遊戲的那個圓臉的小姑娘，真是嬌養慣的女兒。怎麼把屋裏的客人放在一旁連理都不理？我問問她。

推開門站在廊子下看。小姑娘早不知哪裡去了。只有那隻小白狗站起來向我詫異地搖搖尾巴。

我望着院子出神。這裡也許是因爲勤於打掃的原故。並不像前庭那樣荒廢。院中的種種舊物使我又彷彿回到童年了。在那些塔角階下的地方。我當年曾培植過各色不知名的花草，也在那裡捉過秋蟲，做過種種的遊戲。由牆頭到屋脊之間，也搭過各樣的瓜架豆棚之類的東西，以消磨暑假中的光陰，看哪！牆前還有當年的鐵絲痕跡。雖鏽未腐。正象徵了我童年未曾消逝的夢痕！

見到滿階撒的花卉種子，不覺又想起方才的小姑娘，更想起了童年時的許多玩伴，不都是像這樣的圓臉安琪兒嗎？但是現在呢！都做了另一般兒童的父親或母親，踏着各色的生活輪子奔波於人海中了。感傷麼！時光最是無情，感傷也徒然無用，怎樣也喚不起舊日的快樂心，回不到兒時的黃金時代了。

等了老先生好久還沒回來。小姑娘特意由廚房捧出一盤細細的點心來敬客，怪不得這半天沒看她。

我欣然接受這好意的款待，又等了主人一會還是不回來，見時已不早，只好向小主人道謝告別。

出門我又望一望那門戶，看到那古老的燕巢一切還如舊日，只是門候倘若有所失。哦！原來時光悄悄帶去了我一顆童年的心！

我黯然離開舊居了！

註：「感舊篇之一」曾載於藝術與生活（第二卷第四、五號）

一月二日改寫舊稿

不平凡的鄰居

赫曼

我家的兩隣姓X，是新近才搬來的——這是實事。日子不多我家就和他家有點認識了，這家的主人翁X勝有一個五十餘歲的母親，一個妻子，一個女兒，和一個男嬰——是翁最近去世的，家庭可稱為「小康」，吃穿不欠講究，可是倒不愁衣食。

這個平凡的人家這樣的交待出，簡直是太乾燥了吧？前幾天，他家突然搭了滿圍着玻璃字的天棚，門檻上還貼了兩條「對子」，所以我奇怪：不年不節貼的什麼對子呢？我一看那七言紅紙黑字：「多福多壽多男子，宜兄宜弟宜家人」，令人奇怪！然而從那天棚的「喜」字看來，十之八九是喜事」了，所以我母親和我說：「他家大概是做彌月吧！」

果然不錯，他們老太太遇見我母親說：「明天是我們小孩子的彌月！唉，這年頭也辦不好事了！」我母親當然要說：「呀！你瞧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給賀道喜了！」她也得說：「這那敢當，謝謝您！」

這樣一來，一切對我又成了平凡的事。到了第二天——彌月的那天，清早起就刀勺亂響，人聲嘈雜，喧嘩叫罵，喜氣四溢，我因着沒事，又不願出門，所以倚戶而觀，人聲車影倒也熱鬧，忽然有幾個和尚身著黑色袈裟，頭頂黑帽，黃靴灰褲，依然是平凡的和尚，頂可笑的這幾個和尚在這附近徘徊一會，到了X家門口，停着的心裡，我心想：「他們看這做彌月的幹嗎？反正你們是門外漢了！」我這樣心裡的痴與可憐，誰知這幾位竟登門試進，恰好自門裡走出一個「落忙的」來，高聲道：「幾位怎麼這樣晚才來？反正你們是門外漢了！」我這樣笑哈哈的迎進去於是我自慙：「和尚就沒沒朋友親成了嗎？真是少所見多怪了！」於是這事對我又成了平凡的了。

「八匹馬！」「六六順！」……拳聲酒氣四里之內可聽見，門口站好些小孩們看熱鬧，有好些撒癩子和賣零碎的，都做着興隆的生意，這照常是平凡的現象，可不知為什麼我總想在他家找出點「不平凡」的事來！想必是他家委出點事兒？怎麼我心裏老對他有些不安，「X家非出點事兒不可」我心裏胡思，因為我迷信，所以我常相信有預兆的。不錯果然，在午后三點鐘的模樣，大聲喊起來，我三步作一步走的跑出去，看：一個小孩抱着門檻大哭，一個大人立在門口扯起鬚子噉，門兒

「砰」的一聲關上了，裡邊發出幾句：「我不管這事！」；「你們隨便，愛怎樣就怎樣！」，我極神的要知道到底是怎樣回事，小孩不停的哭着，X家老太太紅着眼圈在那大人的面前立着，皺眉愁臉也不知要說點什麼似的，也是只背對着一羣觀衆呆視着，那大人又開口喊起來：「你親哥哥呀！他是窮死的，你忍心的就說不管！」我又聽見旁人們交耳的說：「這是X勝的舅房……」

「這這小子真恨心呀，你呀，他是你親生哥哥，你忘了？」他死在X，你不把屍首運來誰運呢？」那大人跨角上飛着泡沫，向着門口，像是說理，又像喊冤，也像罵X勝——他的外甥，觀衆都靜聽着這人的演講似的。

「你看不見你的親姪子拖落門檻哭嗎？他還是別人給了幾塊錢坐火車回來的呢，他們窮的不能吃飽飯，你還做起彌月來啦！你也忍心呀！」音聲愈愈清晰，面色愈愈蒼白，「我自己也是沒錢，我要有點錢，我就把你哥哥的屍首運回家，好歹的埋在墳地裡，你知道嗎？他是——你——的哥哥呀！」在這時候我心裏已經明白了，這事的大意：「X勝的哥哥因為窮而到外邊找飯吃去，最近死了，他的兒子回家告訴個大人，這個大人我X勝，要他運屍去，X勝不肯出錢也不在乎的像子，所以我又感到奇怪：親生兄弟死了，一點也不在乎，連屍首都不肯回家運！」

停了一會，門縫兒開了，露出X勝的頭，禿腦袋，大跨，一臉橫紅肉，皺眉的說：「舅舅！再再不行，你看不見我這是辦一喜一事嗎？我們出家的不管娘家的事，您不知道嗎？這我媽媽跟我吃飯都算面子事，您還不明白嗎？」這X勝理直氣壯似的說着，誰知他舅舅都氣得臉兒焦黃用力的咬着下嘴唇一步躍到門口，朝X勝打去，門兒「砰」的聲又緊緊的關了，把他舅舅的罵聲隨在門外，裏面的拳聲又傳到外面，沉了片刻，就聽見立在X勝舅舅旁邊的X家老太太的扯開，伴奏着這大人的嘯的哀鳴：「你出家了，你不要管呀，你還有什麼說嗎？你既然出家怎麼知道娶媳婦？難道你同胞兄弟的情分就全沒了？」

門外的聲音漸小，門內的聲音漸大，我進了我家，回到臥室，仔細的思量今天的事，與這不平凡的鄰居！



小米飯的熱氣！

呂塘

你瞧瞧！這是吃一次小米飯呢！

姑娘少爺們都嚇小下去，剩了這麼多！

「四日電」三個字小保子說得不太熟悉，在家的時候只聽他舅舅說過幾次，也沒見過，今天看見電車忘情地喊起來。

「哇！哇！你不懂，別人誇小保子，人家笑話！」其實他也不認識，可是因為在家裏他常常吹牛；在地裡完活兒歇午覺的時候，或在夏夜的大樹下納涼的時候，總是叨着香烟袋，吐着濃密的烟，一面說着天津衛這一個，天津衛那一個，說得四周的人們運氣都不敢多喘一口。

從前他來過一次天津衛，本村裏，他被稱頌着「走南闔北」多見識的人。忽然小保子這問題可把他驚住了，但他還是固執的不甘心否認過去的見識，他用言語來欺騙，恐嚇這小孩子。

由車站出來，頭發昏，眼發火，小保子這是第一次踏上熱鬧的大都市，一切對於他完全是陌生的；甚至於比他家裡的「集」還要熱鬧。他緊緊地攥住舅舅的手。

爺兒兩個不假地走在柏油道上。保子底舅舅開始在擔心，擔心他底不熟悉的地理。小保子呢，只用兩隻好奇的小眼，東張西，西張張，好像餓透了的小老鼠迫切地尋着食物。

正是深秋，馬路旁邊樹上的葉子，早凋禿了。表示着敏感的姐們，早就披上了大衣，厚厚的，皮的，帶着長毛的，總而言之，都是漂亮的，但在小保子底眼裡都是極新奇的；好端端的人披獸皮，活像在家裏和同村的孩子們在山邱子裏玩的時候，用石子堵門的山羊。

來回兒走了許多圈子，就是找不到目的地，小保子底一件不合體的大棉襖覺着有點熱了，舅舅底額上也在流着蒸氣的汗珠子。

十字街頭的人吐舌驚聲，露着牙齒在笑他們。

「我誰！老狗！我那兒！哈！」帶着嘲弄地。

「……找他媽！」

「渾蛋！他媽是誰！姓嘛？在那兒住？」

「姓劉……當老媽……在……不記得了……」

「故此！這傢伙上當老媽的多了，誰知是那個，在誰家？那個公館爺們都嚇小下去，剩了這麼多……」

「俺記不清了……姓王……不姓黃……不知道……」
「渾蛋！渾蛋！我你的去！誰伺候！」「莊稼老」頭一「摩」兒下天津莊稼種地的人那兒見過這大勢派。但他在小保子面前又不顯現出來太洩氣。

一條街等過一條街，在他底眼裡完全是一樣的：都是柏油道，都有洋樓，都有人吐舌的驚聲……
反映在他底眼裏的是憤恨，羨慕，幾乎變成嫉妬：還是天津衛的人事，怎麼不帶一點荒涼的樣子呢！
爺兒兩個底腿開始在酸軟了，太陽光漸漸暗淡，又是一天的黃昏了。

舅舅呆坐的動不動，心裡好像在說着許多話，無限的委屈，不必要時，不敢任其發洩。
小保子偵探式地望着一切。
「你們怎麼這麼晚才來到！一定走累了吧！餓不？方才太太說呢，叫你們在這兒吃飯，哈！如果沒地方去還留你們住下呢，哈！哈！太太底心腸是再好也沒有呢。……」

劉媽不是在完全感激太太，他心裏所表現出來的是為着和弟弟和兒子的驟然的興奮。
一間不十分大的廚房，燈光不太亮，牆壁幾乎被熏成黑色，四周能聞到一股子油煙子味。
別的老婦下人們也在忙着收拾傢伙，洗滌杯盤之類的東西。
「都吃完了嗎？」「吃完了！只「老爺了！」
「還未回來？」
「對！也快了！吧！」

劉媽一面答應着話！手裡在給小保子和舅舅盛飯。
黑漆的角落裡，一條板凳上坐着小保子和舅舅。
飯碗端在小保子面前的時候，他早喊起來：
「嘿！小米飯！好大的熱氣！」

「嘿！你這死雜種，餓得就這樣了！人家笑話！要飯花子也比你強。」
小保子死命地吞嚥小米飯；嘴裡還不住地稱頌着：「熱氣！小米飯的熱氣！」假若可能的話他一定摘下腦袋來，盡量填滿整肚子小米飯，一直到底袋底強再貼在脖子上的時候。

兩盤精緻的小菜，怪好吃的，不知是什麼名子。
「我們這裏也苦了，也是棒子餓了……你知道從前我們這裡上上下下，老爺，太太，姑娘，少爺，連下人們個個見過棒子餓的影子！小米！如今可講不起了。總然到了這步，你瞧瞧，這是吃一次小米飯呢！姑娘少爺們都嚇小下去，剩了這麼多……」

劉媽說話時像是在勝耀着過去，雖然現在也輪到吃小米。

「好！小米飯！瞧這熱氣！」小保子未聽見他媽的話。

舅舅一面低着頭吃小米飯，一面不流利敘述着老家的苦况。

劉媽嘖嘖地問着，坐在一條小板凳上，盤着膝，吸着價錢不十分貴的紙烟。

「苦死了！咱們村兒裡的人們連一頓粥都摸不着，吃糠！草根！」

「成勳！人們怎麼受啊！咱們隣居呢？還好嗎？咳！二麻子現在幹什麼了！」

「他！他還好好的，就是他爹和他老婆，兩個月以前都餓死了……」

……最狠心的是小柱子，他老婆生了一個大小子，剛生來兩天，沒啥吃的，他活活給摔死了……」

「噯！這怎麼說的！噯！……趙八呢？」

「他更提不得了，逼得他把個小姑娘給賣了，我們來的時候他我也不着，聽說當了兵。」

「全完了！噯！年月完全變了！」

「活着的也是受罪，倒不如死了乾淨……今年的收成好容易好些，他娘的土匪總去，橫行霸道不講理；見了房子就燒，見了糧食就搶，見了牲口就牽，見了女人就……噯，簡直不是人……後來……全村子都遭光了，人們逃的逃，死的死；咱們底房子，牲口全完了……實在不能再住了……」說着兩滴忠實的淚掉在飯碗裡。

「別說了，先吃飯吧！自從接到你的信，我成夜的睡不覺，現在看見你們來了我才放心，噯！這年月真真過頭了。」劉媽眼圈也一紅。「我們這裡還真算天幸呢！可是……說老爺底事情現在也不太好。等一會吧，回頭老爺回來我問問。」

小保子只知道攪讀小米飯和它的熱氣。

「老爺回來了，要吃飯呢！」

「噯！知道了！」

老爺和太太正在商議着家務事：每月的支出應該節省了，下人無需帶這麼多，不要再擺着空架子，一切奢侈品的消費應該盡量減低，食糧有機會多買一點存着……

劉媽端着飯進來的時候，話便停止了。

「小米飯！」老爺將眉頭一皺。

劉媽發現這是一個機會，詼諧地笑一笑，一面搭趣着說：

「噯！老爺！小米飯還不好？我們家裡的人們都餓死了，沒吃的了，不是方才我弟弟和我一個孩子都逃到這裏來了嗎！家裏沒法子活了。」

「你底男人呢？」

「早死了！就留下這一個小子跟着他舅舅過，我守了十幾年的節了。」

提到她男人死了，她並未感動，悲哀，那是過去的事了。

「怎麼呢？」老爺復加思索。

劉媽又一笑。

「我剛才跟他們說了，沒有別的辦法，只得求老爺多恩典吧。給他們找點事，無什麼事都可以，只要有飯。」

老爺又將眉一皺。

「我事——這年月，你孩子多大？」

「十一歲，我弟弟三十五……」

「十一？不象呢！這要點後！長得多單薄！」太太在旁邊揮口。

「莊稼孩子都是那樣兒，那裏像我們這兒的姑娘少爺的，雞，鴨，魚，肉……」

「這年月我事真不容易，失業的人太多，到那裏去找事！就我，連我們那裏都成人減薪，這年月我早曉我們那要餓死，你看，吃小米飯了！……」老爺的牢騷並不是為劉媽而發，乃是自己職業的不如意。

一碗小米飯，胡亂吃了兩口便放。筷子了。

「好！你放心吧！有機會我一定給他們找事。」

這類的請求他接收得很熟習，臉上的表情始終是平淡的，沒有變化，就彷彿戲台上的一種富於經驗而永遠不出名的角色一樣，無論臨到任何情節，總以同樣的面孔出現。事實他對於找事並沒有一點保障，但劉媽是貼己的老媽，不好撻駁，只用這話搪塞。

「好吧！謝謝老爺，老爺多恩典吧！」劉媽始終是衝着老爺露着討好的笑。

劉媽端着被剩下的飯和菜走出去。

她沒有快樂，也沒有失望，是一片空虛。

直走到廚房門首，他還聽見小保子底聲：

「噯！熱氣！小米飯的熱氣！」

(完)



日本現代小說選

春之誘惑

(六)

南川 淳
禾 人 譯

前期刊載了一篇德國近代小說的譯文，現在這所刊出的是一篇日本近代小說佳作。原作者南川淳氏，現年亦僅二十多歲，其作品很受日本一般青年男女的歡迎，本文也是描寫一個女孩子的故事。——編者

「熱海旅館」在離熱海市稍遠一點的地方，清子住了在三樓朝東南的二間日本式的屋子。那屋外邊草地已到了盡頭，已是臨着海了。這不是那間曾經和玉塚住過的那個房間，然而無疑地這裏的海和這裡的花園仍舊是和從前一樣的。

清子很快的就從溫泉池裡去了，一直到了吃飯的時候。在餐桌上她坐在一個青年的對面。這個青年對清子介紹了他自己。他穿了一身很合時的西裝，帶着一些羞意地送過一張名刺來。名刺上印着他的名字，刈谷，是東京帝大德國文學的學生，大約比清子小一歲，他不大說話，並且從他眼睛可以看出他有些胆怯，大概是出於他過分小心地做作的原故。

在上了一道魚的時候，他說：「我不喜歡吃帶一點兒刺的魚，魚刺時常會刺着嗓子。」他像一個小孩子那樣拙笨地期間，刺以後才吃。

「你們大學還在放假麼？」

「是納，是考前的假期。我還打算住四五天。」

「我還不知道，我時常改變主張。」

「你要是在這裏多住一些時候，總好那！」

飯後，清子離開桌子專回屋去。

「我總是在下面那個休息的地方。」刈谷在她離開的時候對她說：「我不知道幹什麼好，我很煩悶。請你再來吧！」

在她屋裡清子在一個適當的地方坐下，頭膝並在一起，在茶桌面前，她心裡起了一陣奇異的感覺。

星

蕪

「煩的慌。」她和她自己說。不是玉塚，而是一個她一點兒也沒有想到的面孔現在她眼前。是刈谷。或許是她剛才在餐廳裏遇見的那個青年在清子的中引起了一種奇異

旅居夜，難有安靜的睡眠。日子像烟，然而這如烟的日子悲哀可會留下不可泯滅的痕跡。爲了失眠的苦楚，我詛咒了燈，然而我却愛上了夢，我愛夜夢的甘甜的正如我愛失去的童年。青年的心不應該有這樣多的悲哀，然而我的心却厭着過重的煩憂。我愛夢，因為它能彌補我

的夢想。她已經被一種想做些十分不合理性而又很不正當的事情那種念頭抓住了。天已快快到晚上。

「這不能做的事情。」清子想。她在面長鏡前坐下，擰了一條濕手巾披上她的面頰。

「去和刈谷說一會兒話也許就可以去掉了那種邪惡的感覺。」

當她到了那個客人休息地方，刈谷正在那裏等着。他坐在沙發上，頭支在兩隻手上面。他一聽見她的足聲時，他的面孔帶出一種愉快地期待着的神情，活潑起來。刈谷原來是沉默寡言的，現在變得好說話了，他們談着釣魚和魚池。

(八)

到夜裡却比先不大好忍耐了。清子在自己屋裏吃的晚飯。刈谷約她一同到熱海裡去散步，她沒有答應。

在那些她想只一個人來享受的時間裡，清子感覺到她自己是一種劇烈地澎湃的情緒控制住了。(未完)

我知道這是謎，這是幻，然而我却愛上了星。

我的愛人離棄了我，我忍不住生活的痛苦，有了星，我的希望更生了，我要活下去。我在路上刺傷了我，我的前途充滿了譏笑聲，我失望地哭泣，看見星，我的希望更生了，我要活下去。

我生命的火焰將被罪惡的黑手壓熄，看見星，又興奮的燃燒了。我要活下去，強悍的活下去。

我又笑了。



人類以外的故事

(十八)

「去吧！這怪物……誰要私孩子賞兒子，……
……僕王八且！你有什麼管嗎？……」

故 節



着。母親哭得
更哀痛了，好
半大才緊緊地
摟着我，淒涼
地說：
「僕孩子
！這不是你願
意的事，也不
能由媽的意思
作。這是狡滑
的人類等展的
鬼計。他們想
用罪惡造成你，就不問你願意不願
意。」

童年，可厭惡的童年！我的一
段天真活潑的童年，竟鑄在了這種
罪惡的岩石上。

在那時，沒有人看得起我，街
坊，隣居，竊漢……每一個人，
都鄙視我。甚至惡意的強橫的侮辱
我，……他們都隨意的招呼我「私
生子」，「活妖精」，「王八兒子」，「醜
鬼」，「野眼龍」……起初我也會
紅漲着空向他們激烈的爭辯過。但
，却常常是被幾句沉重的巴掌打得我
不得不扭着畸形的腿脚，拖着個瘦
矮的小身軀逃開去。

有一次，我在受了別人的一頓
無故的打罵後，哭着去找母親，母
親却祇是向我長嘆口氣，擁抱着我
痛哭起來，好半天才止住了哭聲，
撫摸着我的頭頂抽噎着說：
「僕孩子！我們是該受別人的
欺侮的。原因，我們不是和他們同
樣的人。是在這人類以外的人。我
們本不該生到這個世界來。這裡沒
有我們的地位；我們的身份，我們
的位置，我們的飲食……總之，
這裏沒有我們的一切。雖然我們是

被這個世界的人類，奸狡地用罪惡
造成的。可是，也許是看見了我們
，就會使他們想起了自己的罪惡，
所以，他們都不喜歡我們，都不親
近我們……」

可憐的孩子！我們是無辜的！
可是人類就是這樣的殘酷，他們專
會欺凌無辜的可憐人！
孩子！忍耐着吧！誰叫我們生
來不能是個人類以內的人，而是個
被人類用罪惡造成的人類以外的人
哪？……」

「可是，媽！我並不願意作人
類以外的人哪！我要作人類以內的
人，同別人一樣的人！……媽！你
為什麼要生成我是個人類以外的人
哪？……」
我啼哭着，委曲地大聲的想訴

用罪惡造成你，就不問你願意不願
意。」

「孩子！忍耐下去吧！我們既
是不幸了，何必再要優闊，白給自
己更添些痛苦哪！」
說完，母親就支持不住的倒下
身去，放聲痛哭了。
弱小的心靈，自然不能以這含
混的答覆所滿意，可是看了母親的
傷心的痛哭，也就不敢再說下去了。

人類對我的卑視的侮辱，欺凌
，永是不斷的劇烈的增加。我既然
沒有力量來反抗，就只好把一些氣
憤，憂鬱，苦惱，悲哀，……急氣
硬塞到自己的心裏去。久之，我
遂養成了這套孤僻，孤寂，沉默，
的怪長的個性。並在臉上繪起一
層木然的冷面孔。
(未完)

本報重刊啓事

本報因紙張來源缺乏，三十一年十二月起暫改閱
期出刊，一俟用紙來源通暢，當即恢復按期出版。尚
祈讀者諸君注意，並予原諒是感。
本月四日，十一日，十七日，二十四日出刊。訂
閱費定每二個月九期三元六角。

吾友

(三日刊)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五月十一日出版
第三卷第二十號
總號 第二三五號

每星期一四七日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所 吾友報社
編輯者 顧 湛
印刷者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 南(三)局 四二八〇
零售：每 期 四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三元六角
半年五十四期 二十一元
本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信誠銀行

北京總行 天津分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定期存款

全額存入銀行 屬於自己運用
既省保管責任 復得優厚利息

定期存款
一年 年息一分二厘
半年 年息一分一厘
三個月 年息一分
一個月 年息八厘

有活期支用之便利
享定期利息之優厚

活定兩便存款

活定兩便存款
存款十日 年息六厘
存款二十日 年息八厘
存款三十日 年息一分

存款日日延長 能得優厚利息
利息節節增高 復可隨時取用

總行：前門外廊房頭條路北 電話：三三〇一、三三〇二、三三〇三、三三〇四、三三〇五、三三〇六、三三〇七、三三〇八、三三〇九、三三一〇
分行：天津法租界楊福蔭路 電話：三三〇一、三三〇二、三三〇三、三三〇四、三三〇五、三三〇六、三三〇七、三三〇八、三三〇九、三三一〇

中華民國卅貳年五月拾六號